





之重乎人者慕古尚友考世之士斯多取焉重
乎事者經世制變撥亂致理之士斯多取焉
重乎物者則鈎句摘事攬摭婉偶之士斯多取
焉是皆魁人墨士各任其志好摠幽發粹志
實載往以流惠乎後人者也吾媿黨傳遜士
凱氏少抱志略挫抑沉鬱於時用袁氏體
纂左傳屬事以稍自露其長予謂國語
戰國策太史公八書已類是非始於袁氏也
而士凱之所自負者尤在訓詁中自謂能革

千載之譌予觀其明簡雅覈多以意悟於注
家誠可稱善若祀廟七音筮短龜長數事
皆探前人微旨抉其疑似而暢衍之非漫為
臆說也至弁髦下二如身雖已較勝舊說而
士凱猶自懷疑從予正之予謂冠禮算位本
如是特弁髦句於文氣覺拗然古人文字亦
多有然者其他大者無慮百餘條小者數百皆
去杜之外以發左之意其有杜本無課而為他
說所註誤者仍辨之以復於杜左氏之詭於正

者亦以義裁之使無詩乎聖人之訕諷亦可謂
卓爾不羣者矣會其左宦引婦貧不自聊亟
欲此書之布於世數遺予書曰公為序之既冕
其首而尤附之翼也予謂凡古之立言以圖不
朽者孰不同是心哉顧其顯晦也似有數焉
司馬史記今家藏士習好之甚於六經而更兩
漢猶不顯獨楊惲以其自出能讀之耳韓
昌黎文為七大家之冠或以配孟子亦更四
百餘年至歐陽永叔而始大行是編也蓋

不與二書侔然觀其比事而屬之也俱有意
義焉如齊桓之霸始以鮑之薦管其不能勝
楚也以子文晉悼之復霸始以荀罃之歸而其
後之失霸也以范鞅諸臣之賄其他事必指
要陳詞昭為誠鑒務思有益於世非徒逞
辨博標奇懸為搦管濡翰之資已也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俯而讀之其必會於衷而
發其志智者多矣使世之君子惟榮顯之圖
或雕蟲之是工則匪直是編諸古籍皆廢

者亦以義裁之使無詩乎聖人之訕諷亦可謂
卓爾不羣者矣會其左宦引歸貧不自聊亟
欲此書之布於世數遺予書曰公為序之既冕
其首而尤附之翼也予謂凡古之立言以圖不
朽者孰不同是心哉顧其顯晦也似有數焉
司馬史記今家藏士習好之甚於六經而更兩
漢猶不顯獨楊惲以其自出能讀之耳韓
昌黎文為七大家之冠或以配孟子亦更四
百餘年至歐陽永叔而始大行是編也蓋

不與二書侔然觀其比事而屬之也俱有意
義焉如齊桓之霸始以鮑之薦管其不能勝
楚也以子文晉悼之復霸始以荀罃之歸而其
後之失霸也以范鞅諸臣之賄其他事必指
要陳詞昭為試鑒務思有益於世非徒逞
辨博標奇麗為搦管濡翰之資已也有天
下國家之責者俯而讀之其必會於衷而
發其志智者多矣使世之君子惟榮顯之圖
或雕蟲之是工則匪直是編諸古籍皆覆

龍顏耳如以措大自任體國經治為懷則是
編也將靡翼而橫飛矣序與不序也奚與乎
予惟重有望於天下之士焉爾吳郡王錫爵
撰



公自甲申年許作序泊辛卯秋

予告歸始獲賜馬進誌

春秋左傳屬事序

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
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
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
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多習之其為左氏
而顯者漢丞相張蒼諸王大傳賈誼京兆尹張
敞太中大夫劉公子承相翟方進之屬賈誼至為
之訓故然終不得與二氏並而中壘校尉劉歆
始篤好之至移書太常博士明其屈幾用此獲

罪其後獲並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
深究哲其學復傳之而稱其或先經以始事成
後經以終義或依經而辨理或錯經以合義自
杜預之傳行而左氏彬乎粲然公穀反不得稱並
矣宋有胡安國者負其精識以為獨能得夫子
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
氏俱絀獨為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
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爾於是稱左史者舍
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

馬氏乃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
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略而尚可推貴在人
則事易複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
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者亡
所不沿襲當左氏時所謂晉之乘楚之檮杌
以至魏之汲冢其簡者若倣經而詳者則為
左其後奪於司馬氏雖有荀悅袁宏之類然
不甚為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
氏之後人光也光所著史曰資治通鑑其文雖不

敢望左氏之精鑿要亦有以繼之而上下千
餘年其事為年隔而不能整栗建安袁樞
取而類分之名曰紀事本末而左氏其祖禰也
顧未有若袁樞者出而吾鄉傅遜氏少有雄志
博涉曉兵尤好推前代理亂大原謂左氏足
以發其竒益覃思詳索而融貫其義用袁
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
國次外夷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
附見焉不必如訓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

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它句為之故字
為之攷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而杜氏之有舛僻
者亦掇而正之必使之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
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
十不失一且也為杜而左者難為傅而左者
易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
也漢之時左氏故不能大重如公穀而為之者
如嚮所稱三張賈生輩皆通達國體而公穀
之學公孫弘用以繩下而張湯傅為峻文決理

又請用博士弟子治之者補廷尉史雖以董江
都之賢而不能免於決事比之刻豈所謂屬
事者多達而析義者易深即使傅氏及是時
而成此書令三張賈生者見之其有裨於漢
治當何如也傅氏今雖尚墨守學官部使者
已從守令科三論薦矣其將使之展而效之
時哉吳郡王世貞撰



春秋左傳屬事序

古史之存寡矣唯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
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
注可以概見雖當世哀季篡弑攻奪烝姦
之醜不絕於篇而其間英臣偉士名言懿
行猶足為世規准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
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
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
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

春和左傳屬事
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
徵事而古典攸徵茲欲溯流窮委尋要領
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
以為紀傳世家等言而後之作史者卒不
能易名編年者雖自荀悅以後無慮四十
家而書不多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
始粹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
而趙興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碁智伯
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

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
而徐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
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
旨取王敬文本歲而成焉懼其事繁紊且
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
第之於時王道既衰伯圖是賴故以伯繼
周而凡夷夏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承
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註可
讀元凱好之自謂成癖而其集解乃多紕

繆疎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為之註
如防川介山失其竒勝且意義亦難於會
解遜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
衆說酌鄙意潛為之釐正焉又讀胡身之
註通鑑時有評議以發明其事之得失輒
慕而效之其是非或不大諄於聖人而微
蘊亦因以少見遜少好讀史茲傳雖以釋
經而與後之言經者多牴牾難合故經不
能強明而獨耽其文辭視以古史妄纂茲

錄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
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
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
為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
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
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
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
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為
役寧不百其失乎唯祈知言之君子不鄙

而教之時

皇明萬曆十有三年乙酉初夏日吳郡後學傅遜士凱自序

左傳自宋刻後惟昔年吾郡徐氏刻最稱精絕尚以設作
 設以攬作橈鮮有辨者邇來諸書轉刻殆盡實多舛謬難
 讀予每慨古籍之日湮也茲刻雖已稍布猶時自披檢中
 闕註悞註脫字訛字屢為補易歸正至須從須肥編面陝
 音閔陝同美從大羊美同美成為人負戈成一地支屬土中
 地各陝同美從大羊美同美成為人負戈成一地支屬土中
 兩乳母之象故禁止之奸禾稻總禾凡穡從禾斂從聚也斂
 象物戲北背為人相北田音蕩高之類俱不使網博雅君子覽
 乞物也北背為人相北田音蕩高之類俱不使網博雅君子覽
 之應亮予之無敢苟也已丑歲日南至次日遜重識

纂春秋左傳屬事凡例

一。列諸國先後俱依經文。事既分屬。而小國以事
 交於某國者。即附見於某國之中。

一。纂事從題。無題從類。凡事與題稍相涉者。因為
 附見。以無遺古史之文。

一。凡一事而宜分見兩屬者。則置於所重之中。而
 於其輕者。則從節。仍云詳見某處。又有因事起
 事。而於他事為要。本事無與者。則直置於他事。
 而云餘見某處。凡節文皆空一字。以別於全文。
 若有一二句從節者。止空一字。不復云詳見餘。

見

一。凡雖一事而歲月既久枝節自繁則於一題之內又分數題其年月亦因其內事以爲先後如

桓弱公室卜國交魯之類

一。有大事而中有數事不可分析者則於二事之

交加一圈以別異之

如隱公攝國晉楚爭伯之類

一。杜註於一事之始云爲某事張本於終則云終某人之言今事既類聚故俱不用其云在某公幾年者今云在某事內

一。此編本爲明達者之資故多總括其意以註而於字句或畧焉以待觀者之自悟悟而得之則得之於心也固

一。凡名物度數不可以意求者則俱從詳且以備檢考焉

一。凡註或仍或革於必然無疑者則直解其中不復致辨其有疑似難析古制難辨必須詳考乃定深思方得者則於去取創見之際俱不敢苟故另爲辨悞二卷以求正於博雅其或無可考據思之不得者則並存其說以并求正焉

一。有本不必註而先爲杜註所謬者則亦解之以

正其謬。或見於辨悞中。

一。左氏好以成敗論人。凡於生死治亂之先。必預為徵兆。而後以事為應驗。固有未必盡然者。先儒譏之以誣。當矣。然於世教有補。故皆因焉。而有悖倫傷化之極者。不得已而畧評數語於中。以明大義。凡評議仍用小圈。以別於訓註。總評於後者。則用大圈。

一。傳中地名。元凱皆釋以晉時所名。今皆易以昭代之制。古蹟晉有而今無者。則加舊字以存疑。

未有考者。姑闕。前見者從略。

於其事有關係者。仍從詳。

一。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太子應既葬除服。故凡傳中喪制。皆曲為強解。以信其說。先儒謂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註中悉為釐正。

一。傳中於一人。或以名。或以字。或以謚。或以邑。錯見於一事之中。觀者卒難別識。今於一人始見。即詳其姓名字謚等。庶使易曉。

一。傳中多古字通用。及奇字難識。或以一字屢見。若悉為音釋。似覺太繁。故另分部音釋。附於辨悞之前。

一。傳中有三代器名。以形不明。故義亦難解。今皆

考而圖其形并為好古者之一資

纂春秋左傳屬事 八例終

春秋左傳屬事目錄

卷之一

周

桓王伐鄭

子克子頹子帶之亂

王臣爭政

定靈昏齊

劉康公敗于茅戎

景王讓晉

王臣喪亡



春秋左傳卷之二
子朝之亂

王朝交魯

卷之二

伯

齊桓公之伯

宋襄公圖伯

晉文公之伯

附襄公繼伯

卷之三

伯

晉靈公楚穆王爭伯

楚莊王之伯

晉景公楚共王爭伯

卷之四

伯

晉楚鄢陵之戰

晉悼公復伯

卷之五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晉楚爲成

春秋左傳卷之二
目錄
晉楚爲成

春秋左傳卷之六

伯

楚靈王之亂

晉失諸侯

卷之七

魯

隱公攝國

文姜之亂 附莊公忘歸

魯與邾莒之怨 附邾莒事

季康子構怨邾齊

卷之八

魯

魯與宋衛之好

小國交魯

魯取小國

孔子仕魯

列卿世嗣之變

卷之九

魯

三桓弱公室

春秋左傳卷之六 目錄 三桓弱公室

春秋左傳卷之十

魯

陪臣交叛

列國災異

郊祀蒐狩

城築

卷之十一

晉

曲沃并晉

附獻公除公族

獻公滅虞虢

驪姬之亂

并諸戎狄

附長狄之亡

卷之十二

晉

卿族廢興

卷之十三

齊

襄公滅紀

襄公之弒

桓公五子爭立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靈公滅萊

崔慶之亂

景公納燕伯

景公納莒郊公

田氏傾齊 附陳佗之亂

卷之十四

宋

殤公之弑

閔公之弑

昭公之弑

桓族之亂

子罕之賢

華向之亂

桓魋之亂

景公滅曹

大尹亂政

卷之十五

衛

州吁之亂

惠公竊國

春秋左傳卷之十四
目錄
五

文公定狄難

甯武子弭晉難

孫甯廢立

靈公之立

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卷之十六

鄭

莊公克叔段

莊公入許

厲公篡國

穆公之立

靈公僖公之弒

西宮純門之難

子產相國

滅許

高克曼滿石制駟秦之敗

卷之十七

秦

納芮取梁

穆公霸西戎

秦晉交伐

卷之十八

楚

武王伐隨

屈瑕敗鄖敗絞伐羅

文王滅息鄧敗蔡黃

成王滅弦黃夔

成王之弒

穆王滅江蓼六

子燮子儀子越之亂

三王滅庸舒

五令尹代政

平王得國

附靈王之篡

卷之十九

吳楚

吳通上國

附季札讓國

闔廬入郢

卷之二十

楚吳

越

昭王復國

白公勝之亂

楚滅陳

句踐滅吳

始遜執友 今璽丞王敬文奉 先師歸 熙甫意割為此纂南半而適以計偕行遜

取其草更益而畢之以正 今兵侍顧公 子韶憲副徐公子羽學憲王公家馭最後

內閣王公元馭四公皆幼習此微予必盡傳 事且曰使讀是編而不必更讀傳不尤愈

乎遜遂繁其目而悉焉似有磔裂叢沓之 病然傳文無一二句遺矣覽焉當自知

萬曆乙酉歲仲 夏日傅遜謹識

春秋左傳屬事目錄終

題左傳屬事近註

傅士凱氏纂左傳屬事以杜註多誤

別自訓話予前已為序之茲復刻近註

二十餘條以視予自謂左氏復生必當

首肯予讀之良然士凱年幾耄矣貪

窶彌甚而玄悟卓尚爾非天之豐嗇

偏於其躬乎因思元凱博洽冠古好此

傳稱癖其註歷世久矣。唐宋多名儒，惟劉用熙為之規，失亦多有。遺義今士凱以一貧病老儒，生千百年後，乃悉能糾正詳覈，若此，豈古籍精義不容終晦於茲乎？曜靈為特曠世而興耶。



萬曆戊戌太原王錫爵續識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一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



周

桓王伐鄭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

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卿士王卿之執政者

鄭父子秉周政號西虢公今陝西寶雞縣有虢國城時亦仕王朝貳欲分政於虢也以物相贄曰質狐

平王子忽莊公子昇政成先王意祭足鄭大夫字仲温今河南温縣成周今河南洛陽縣周四月秋

計麥禾猶未熟取之者或為園牧用耳交惡相疾也君子稱言明恕開誠逮人也禮典秩山夾水曰澗水

出於山曰谿沼池注小渚也蘋大萍藜蒿蒹藻亦二水草筐方筥圓皆竹錡有足釜無足皆金潢

汙停水行潦流潦羞進也風國風義取不嫌於薄物雅大雅行葦義取忠厚洞酌義取雖行潦可以供祭

祀於此周與鄭等而勢更出鄭下陵夷極矣左氏如此敘事亦豈體乎

六年冬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

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

不饒况不禮焉鄭不來矣桓王即位父至是始朝桓公名黑肩周采地公且後

也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依饒至也

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于此遂八月丙戌

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為禮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

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不王不共王職為左則與虢公分任來告

乘魯怨宋也詳見隱公攝國

十年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

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

宋火在傳屬事

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

邾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

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

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

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

邾，討違王命也。老桃管宋地，防邾宋邑。鄭伯后期，而

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下事上皆成禮庭中，故不王

曰不庭。勞者致其勤以答之，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

言勞王爵，鄭師還，駐遠郊，故宋衛得乘虛入其國。蔡

從宋衛在戴，以不得同入鄭之功，不和，故鄭得圍之

於戴，而皆取之。戴國，今為河南考城縣。

邾亦國，在今山東汶上縣北，有邾國城。

十一年秋，王取鄆、劉、蔿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

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邾、欒、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

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

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鄆、劉、在

今河南偃

師縣境，舊有鄆聚。劉亭，為闕邾。河南懷慶縣有邾臺

村，俱鄭田。溫，前見。原，河南濟源縣。絺，在河南河內縣

境。樊，一名陽樊，河南濟源縣有曲陽城，為其地。隰，成

河南懷慶府有期城，為其地。欒、茅，河南脩武縣有欒

城。向，河南濟源縣有向城。盟，河南孟縣有孟城。州、陘，

關、隤，在河南脩武縣境。懷，亦屬脩武縣。有懷城，俱蘇

忿生田。忿生，周武王司寇。時其後叛王，田本

自據。恕，則人心協而德順。禮序，故為則。為經

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

屬焉。周公里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檜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奪悉不使之與也。前忌父。此林父疑皆說公字。子元。鄭公

子拒。方陣。司馬法。車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之。此蓋魚麗陣法。繻葛。鄭地。檜。旃也。通帛為之。蓋大將之麾。執以號令。王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曰能軍。鄭伯斂軍問勞。稍存臣禮。曼伯。原繁。高渠彌。祝聃。皆鄭大夫。○鄭伯雖已不臣。而動假命。撫而御也。既易其田。又奪之政。是驅之叛矣。及討其不朝。能虞其不以兵禦耶。而遂親將以行也。至兵敗。身傷。復受其勞問。而不自耻也。哀哉。

七年夏，盟向。求戎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前王以二邑與鄭。故求成邾。王城。今為河南

治府

子克子頽子帶之亂

桓公十八年秋，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

王遂與王殺周公里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王桓王太子克其弟字子儀辛伯周大夫周公見

前燕南燕今河南胙城縣即其地姜如后庶如嫡臣擅命都如國皆以致亂及及于難○是為之亂下為子頽之亂

莊公十六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為國請而

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

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

惠王立而復之詭諸為國皆周大夫夷詭諸采地弗報不報施於為國忌父王卿士奔虢

避子國難至惠王始復其位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

媯歸于京師實惠后號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詹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

王定昏所謂惠后也媯陳姓後寵愛少子帶致亂

十九年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頽子頽有寵為國

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

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

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

氏秋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

頽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頽王姚莊王之妾姚姓為國前已

亂周與邊伯子禽祝跪詹父為五大夫膳夫即石速以士不數秩祿也蘇氏前桓王奪其邑以與鄭者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仲父南燕伯字櫟鄭邑取鄭邑徧舞備六代之樂叔虢公字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舉鼎也

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

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

虢公為王宮于瑋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

后之肇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

於王冬王歸自虢魏也碎徧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畧

界也鄭武公傳平王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復與虎牢今河南汜水縣原伯原在公也效尤以子頹就戮而樂備是效其徧舞也厲公卒子文公立天子省方謂之巡守瑋地酒泉周邑肇鑑肇帶而以鏡為飾也爵酒器爵重於肇鑑故鄭惡茲役也鄭伯功大於虢而王待虢有加寧毋微亂乎

二十七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

立子頹也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

二十八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二十九年冬樊皮叛王樊采地皮名字仲周大夫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

執樊仲皮歸于京師以上為子頹之亂以下為子帶之亂

僖公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

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襄王惠王太子名鄭帶襄王弟惠后之少子也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會洮始定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

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

于王揚拒泉臯皆戎邑及雒戎居伊水雒水間者伊水源自河南盧氏縣閿頭嶺經嵩縣洛陽偃師縣入洛洛水源出陝西洛南縣冢領山經盧氏洛陽偃師鞏縣入河帶召戎欲以篡位秦晉有勤王之舉

十二年夏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

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

年王弗召也湫齊大夫子帶引外寇以危宗國其罪大矣而桓為之請復非也仲孫號為

多智能測王怒之未怠而不能測帶惡之不悛乎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僖公七年 齊侯平戎

二十年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滑屬鄭小國今為河南偃師帥師入滑縣士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二十二年秋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

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富辰周大夫詩小雅言王

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鄰猶近也孔甚云旋也富辰論兄弟之常可耳帶之長惡好亂

不可以是論矣必召之歸致其罪必不可容而殺之曷若全之于外之為愈乎親親而擇人為亂斯免矣

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

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

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

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

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

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

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

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襲從昧與頑用器

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弃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

居于温。堵俞彌，鄭大夫，伯服，游孫伯，周大夫。辰意以鄭雖不臣，而蒙本自王，深以狄伐之，非故諫云。上古，沕穆德盛，而民懷，中古，由親以逮之，吊傷成。同也。周公傷夏商之叔世，踈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

封其兄弟。十六國。文王子。四國。武王子。六國。周公別
亂。嗣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類善糾。收也。
 厲王失德。光弟道缺。穆公于東都。汝而作詩以親之。
屬小雅。國語詩序謂周公作常棣。玉李也。花相相承。
 甚力。故以興兄弟。馬鄂華發外者。尊通不。豈不也。韓
光。明貌。闕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猶禦外侮。庸用。驪
 也。崇。尊信也。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
納之。勳也。鄭祖桓公。為王之子。宣王母弟。親也。嬖寵
謂申侯。子華。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用舍得人。賢也。
所宜尊。且近在王畿。是為四德。孽昧。頑。器。本戎狄之
性。周公封兄弟。召公作詩。皆親親也。今伐鄭。是變其
道。渝。變也。頽帶之亂。未熄。而又興之。使其將廢文武
之功業。王用狄師有功。將貴其女。辰又諫。有勞施。則
望報過厚。婦人多性。蕩而怨深。尤足以致患。皆不納
而亂作。昭公。子帶。謚。食邑于其隗氏。王所立。狄后。皆
廢也。周禮。王之御士。十人。以。周地。在。今河南
鞏縣境。原。毛。皆采邑。凡。鄭邑。今冬。王使來告難曰。
 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

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

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

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

聽其私政。禮也。鄙。野處也。同姓諸侯。稱叔父。天子清

敢斥尊。故言官守。師父。鄆父。周二大夫。凶服。素服。降

名。稱不穀也。孔將鉏等。鄭三大夫。官司。具。器具。先

君後已。故曰禮。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

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餘見晉文公之伯○噫周之衰也端

守靜正猶自全乎其為尊乃縱情多妄以亂乎內必外假諸國以定是猶既羸而復自絕其食也然皆起

于紊茂適嗣寵愛庶孽之故前車累覆而後不一鑒焉其曹甚哉抑大叔罪大殺之當矣而稱昭公後又

有甘簡甘悼甘桓之屬豈既殺之而又賜之美謚復為之立後耶有不可解者

王臣爭政

周公閱 王孫蘇 周公楚 王叔陳生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

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秋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

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王匡王

之訟理其直復復使之和親也。王既知曲直所歸曷不能正而乃求晉理之其倒而授之也甚矣

宣公十五年夏六月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

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王子捷王札子

子立之。嗣其位。

十六年秋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

人復之蘇罪甚矣而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

享之原襄公相禮殺丞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

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

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

之法士會謚武子字季凡享半解其體而薦之以訓共儉宴則體解節析升之于俎物皆可食以示

慈惠士會以享當體薦而殺升故惟問之王言禮以分異會卿分宜宴會故感焉而講求之以脩國法丞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升也。公諸侯也。傳言典禮久廢并會之賢

成公十一年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

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惠襄二王之族伯與周卿士陽樊時屬晉鄆周地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

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

絕于周故書出以非之

襄公十年冬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

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

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

之宰曰箒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

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

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箒門圭竇其能來

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箒門圭竇乎

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

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

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

公為卿士以相王室陳生伯與皆王卿士右助也說說陳生也處處之河上士匄晉

卿。食邑於范。謚宣子。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篋門。柴門。圭竇。上銳下方。狀如圭。宰言伯輿家微。不得陵上。瑕禽言先世以大姓從王有勞。非微也。今政刑皆私。屬長皆受賂而富。故致我貧。放肆也。牲。犧牲。用器用駢。赤牲。旌。犧牛也。牡牛為獵。即駢牲也。舉此。見得重盟。不以鷄犬底。邸也。正者。不失下之直。句知伯輿直。不自專而推之於王。合要。合其要期之辭。以相辨詰。契其辭也。

定靈昏齊

宣公六年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

后于齊。子服周大夫。桓公周卿士。

襄公十二年冬。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

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

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

許昏。王使陰里結之。若而人。舉數以備擇也。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十四年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犬公有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

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予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定公名夏。胙。祿也。言世其

祿。以為東海之表率。繫發聲。環齊靈公名。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十五年春。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官。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公。也。監之。夏非卿。故非禮。前稱公。要其終也。

劉康公敗于茅戎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宣公六年 劉康公敗于茅戎

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歆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周歆大夫邠垂周地屬今河南新安縣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

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

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瑕嘉晉大夫襄公王卿士

康公王季子謚戎平還欲徼其無秋王人來告敗

襄公五年春王使王叔陳生翹戎于晉晉人執之士

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王叔周卿士戎陵虢

有貳心于戎故晉執之恐王以為罪故使魴言其故

景王讓晉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

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

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前見被髮而祭有象夷

狄所遷地今河南嵩縣舊名陸渾縣傳因遷戎追記辛有之言

文公八年冬襄仲會晉趙孟遂會伊雜之戎書曰

公子遂珍之也襄仲魯大夫名遂戎將伐魯遂不復命專與之盟懼戎與盟何足珍乎

昭公九年春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

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
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
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
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
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馬取之。戎有中
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
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
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
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

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
弔，且致閻田，與榘，反頰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襄
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嘉晉閻縣大夫丙耀晉二大夫陰戎陸渾戎頰周邑

今河南登封縣有頰谷桓伯周大夫辭責讓也魏

今山西平陸縣有魏城駘陝西武功縣有聚城芮

山西芮城縣陝西岐山縣畢在長安縣西北言自

夏世以后稷功高受此五國為西土長蒲姑齊地

今山東博興縣有蒲姑城商奄魯地兗州有奄城巴

四川重慶等府漢一云江漢之南今雲南鎮元景

東府亦濮蠻肅慎今遼東三萬衛燕今燕京毫

今山西垣曲縣有亳城言武王光有天下何所不

統弁髦弁加於髦也古童子垂髦冠禮始冠緇布冠

次皮弁次爵弁記云二加彌尊是弁髦本以尊之豈

因以敝之乎喻周為宗主當救其廢墜不得陵蔑也

禱。祝。舉。四。凶。之。一。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瓜。州。今。陝。西。其。肅。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若。不。由。晉。安。能。偏。取。此。封。殖。猶。培。養。制。專。制。也。謀。主。宗。族。之。師。長。又。言。在。晉。猶。然。於。戎。狄。無。復。可。責。咎。之。深。也。宣。子。晉。卿。韓。起。謚。叔。向。晉。大夫。改。物。改。正。朔。易。服。色。翼。佐。戴。奉。也。姻。外。親。遂。送。喪。衣。俘。所。獲。俘。囚。

王臣喪亡

成。肅。公。王。子。佖。夫。單。獻。公。單。成。公。原。伯。其。悼。公。單。簡。公。

成公十三年春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

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

其不反乎劉成二公皆王卿晉伐秦請師於王故魯

宜社之肉以蜃飾其所盛之器故曰脤宜出師祭社之名劉子所云中即書之降喪詩之秉夷則即有物有則善于其則而天之命我者斯固所謂定命也能以德養之則福自致不德而敗焉自召其禍故上下各宜以分而盡其誠上焉者養其神明之舍下焉者守其職業之常大事在祀與戎而祀之執膳戎之受脤又神惠下臨故為大節非至敬無以通乎幽而谷其貺今以惰是悖其則而天命之中弃矣以此知其亡之速也斯言性命禍福之理精矣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襄公三十年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

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

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蔦，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儋括，靈王弟。括除服，故見王。愆，公子名。聞弗信而亂作。佞夫，靈王子。景王弟成愆，為邑大夫。平時，周邑。尹言多等，周五大夫。瑕、廖，括黨。佞夫不知，故

王罪

昭公七年 單獻公奔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獻公，周卿士。羈，寄客也。襄頃，二王。獻公之先。成公，獻公弟。

十一年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單子，謚成公戚。今北直隸開州。有戚城，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著。定，字疑衍。野會，設表以為位。禴，領交結帶結貌。正曰：共，言順。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

十二年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絞，周大夫。輿，衆曹其徒也。

跪尋。絞弟。○其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

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其悼公。而立成公之

孫鮑。丁酉。殺獻犬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

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其簡公。周卿士。過。悼公各

成景皆過之先君。二族賂獻公。使之殺過。鮑。平公名。使過。瑕。辛。及宮綽。五大夫。皆其悼公黨。

定公元年。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弃親用。故敗。

于朝之亂

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犬子壽卒。秋八月。戊寅。

王穆后崩。壽。景王子。穆后。壽之母。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

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

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

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

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

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

鉞。鉞。鬲。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

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昭公十五年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

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

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

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荀彘。字文伯。魯壺。魯國所獻壺樽。王

因之責晉。鎮撫。謂獻物足為王室重。揖談。揖使對。明器。明德之分器。彝。常也。常寶之物。談言晉遠王近戎。

先無分器。故無獻。叔。談字。密須。姑姓國。今陝西靈臺縣。文王伐之。得其路鼓。以蒐。闕鞞。國名。參。虛。晉。沈

之次。晉之分野。襄。襄王。二路。大路。戎路。鉞。斧。鉞。鉞。黑黍。鬯。香酒。彤。弓。赤。弓。虎。賁。王。之。衛。士。南。陽。凡。四

邑。不廢。加賞。載。書。功。于。策。也。土。田。謂。南。陽。彝。器。弓。鉞。之。屬。車。服。二。路。文。章。旌。旗。也。焉。在。誰。在。也。言。必。在。叔

父。王。以。晉。先。世。受。分。于。王。室。子。孫。世。守。之。以。延。其。福。祚。正。當。有。以。鎮。撫。我。孫。伯。鷹。晉。正。卿。談。九。世。祖。辛。有。

周人。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鷹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后。時談忘之。故王以占其無後而已。則非禮。叔向。又以審其不終禮。為長子三年喪。妻雖

期年。而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亦有三年之義。遂竟也。王雖弗竟。而猶當隱戚。今求器。且宴樂。是失二禮。弃大而詳其細。則無所附。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甚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

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過周大夫。得過之族。弘周賢大夫。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稔。以乙卯日與

也。侈惡積稔。以乙卯日與。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

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

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

氏其亡乎。伯魯周大夫。時在曹。故往會葬者見之。閔子馬魯賢人。云國亂俗壞。言不必學者。既

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懼違眾而失其位。志意惑亂。故狗流俗而相為此言。則皆遂不學。而事懷苟且。陵替

患生而必亂。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新日益落。衰也。○子馬之言。萬世之藥石也。而于

今尤中。傷哉。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

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

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

大者不槲。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

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槲則不容。心是以感。感

實生疾。今鐘槲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冷樂

官。州鳩其名。省風。謂省風俗。而作樂。以移之。鐘言其聚。輿言其行。窕細而不滿。槲大而不可入。嘉成。嘉樂告

成也。億安也。不咸不充滿。不容不堪。容以是感於心。則隨其感而心疾生。

二十二年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歿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字孟。說相語也。劉獻公名摯。伯蚩一名狄。單穆公名旗。子朝有欲位之言。故蚩惡之。起因犧鷄而言。犧雖

寵飾。卒見殺。人見寵飾。則貴盛。故異。使寵人如寵。是假人威權。以招難。使犧在已。則無害已。喻子朝欲王早寵異之。時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聞言心許。故不應。北山。北芒山。在今河南府城北。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獵殺之。未及。先歿。故猛得立。榮錡。河南鞏縣西。舊有榮錡澗。無子。無嫡子。見王見猛也。懼羣子黨朝。故盟之。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頊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

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駸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

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蚘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靈景二王郊要錢周三邑劉子伯蚘也。被逐奔揚揚周出悼王猛也。單慮其孤弱迎之歸還。子朝黨不欲單得王乘夜取之。單失王故出召莊公。名與子朝黨還與謀誘單盟而殺之。樊頃子名齊。黨猛故決其不克還竟奉王追之。領周地大盟殺荒圖遂前謀也。時劉得歸其采邑單知還謀故亡奔靈景二族之羣子

復追單。被殺者八子。還及焉。朝以其黨死。故奔。劉因得入王城。鞏甘二公。猛黨乃為子朝所敗。鞏葬景王還。閔馬父。即閔子馬。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欲晉救以土。出次。示情急。處守王城。盟百工於平王廟。於朝黨。伐王。敗獲。被焚。醜。猛黨前城。朝邑百工。因醜敗而叛。伐單氏。為所敗。單再伐之。于東圍。晉二帥以州戎與其四邑之師。納王。而劉單陸渾。又為朝象所敗。州鄉屬也。五州為鄉。猛卒。周人。益曰。悼王。敬王。猛母弟。名包。子旅。周大夫。晉四將分軍于四邑。王師分次于三邑。晉三大夫。復濟伊洛。取子朝邑。而軍。敬王之師。伐毀朝所居邑。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鄆潰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開庚戌還

王師晉師郊鄆朝二邑今河南偃師縣有鄆溪朝敗故告開晉師還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

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

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

以成周人戊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

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

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

西闈丙寅攻劓劓潰

訾牆人直人皆朝邑入尹自京入也圍尹文公朝黨佗劉食族敬王黨真極周卿士朝黨王如劉以前敗避朝也鄆羅周大夫納納朝也辛尹氏族唐周地劓敬王邑今河南洛陽縣舊劓鄉王師敗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甚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

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

必大克極。朝黨。以地震而死。文公。伯蚩謚。蚩父獻公。幽王時震。朝在王城。故曰西王。敬王居狄泉在東。故曰東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

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

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簡公。莊公子。名盈。器極之子。桓公。平公子。度。謀也。弘言惟德同。

則能謀于義。大誓。周書。商周之興滅。在德不在衆。今子朝不德。無害于我。可脩德以勝之。時子朝稍強。鄔

在偃師縣境。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

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

使涖。臨也。就問周衆以子朝敬王曲直。乾祭。六月。于

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

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虒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隕焉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玁之罄

矣惟曩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

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瑕。杏。敬王二邑。大

子。晉卿。名鞅。虒。寡婦。織者。常苦緯少。所宜憂。將及。恐禍及已。喻已。妄憂。周亂。蠢蠢。勅。擾貌。詩。小雅。玁。小。資。於。繫。至。罄。則。曩。為。無。餘。故。恥。之。以。喻。晉。為。王。室。所。仰。宣。子。晉。卿。韓。起。蓋。冬十月癸酉王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昭公二十五年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
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

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朝以珪禱河求福既而珪自出
于水陰不佞敬王大夫温人晉
師也。以之南侵子朝而得王賣之則石王之化也。王
定。王后定其位也。獻而與之東訾喜之也。見子朝神
所不與而珪
宜歸之敬王。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

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黃父晉地簡子
晉卿名鞅納

冬十月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

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於鞏涉洛水東訾敬
王邑訾今河南鞏縣舊有訾城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

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

績劉人劉蚩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
施谷皆周地今河南府有尸鄉七月己巳劉

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

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

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劉師敗而
懼故以王

出朝衆遂焚其邑王累遷而至滑女寬晉大夫闕塞

在今河南府城西有關塞山一名伊關守之以
備子朝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

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

楚陰忌奔莒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昭公二十五年

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郈。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

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
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母速
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
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
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
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為敬王得晉輔浸強竟逐子朝而其
位定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
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
見尹因名者為后還見後故忌朝黨莒周邑盈懷疑

故盟圍澤堤上皆周地成周洛陽也般晉大夫子朝
在楚遺書諸侯言三王封建母弟非徒以共享先德
亦望其拯救災難夷王厲王父愆惡疾也走走禱弗
忍不忍其虐也時上流疑王政動勸諸侯釋其位以
理之使少有閒豫所謂共和也宣王子厲王子時尚少
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幽王宣王子若順愆失也
攜王幽王少子伯服王嗣太子宜白也幽王后申姜
生宜白又幸褒姒生伯服欲殺宜白而立之宜白奔
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
服而立宜白是為平王東遷邠鄆顏帶之亂見前定
王襄王孫二世靈景也問王位謂子朝也今子朝以
為王猛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靈王定王孫
景王靈王子劉狄即劉蚩壹專也申相恤也貫習瀆
易也先王先王之命不穀子朝自謂攸所底至也赦
赦其憂圖圖其難閒錯先王之制伯仲叔季揔謂
諸侯子朝私命遠晉而徒矯以文詞馬父譏之干私
也遠晉遠視
晉而蔑之也

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戊周子朝雖奔而其黨猶在
敬王勢微不能自固故

之成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昭時公在也。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

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

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

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盈等皆子朝黨。

稱伯魯子。驗閔子馬言。固從朝奔楚而道還。故婦人以爲輕於向背而嘆其亡之速。趙車子朝之餘。見王

殺盈等。故拔鄆。周邑。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

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

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

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

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

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

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

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于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欲城之，俾使

也。伯父謂晉侯言念諸侯勤勞已久，常閔閔冀望安也。如農夫之憂饑，望來歲之熟，閔憂貌。肆，展也。二文謂文侯文公也。固申固其業，崇尚也。文德，文教之德。蚤賊謂子朝，徵召也。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爲大功。伯音，韓不信，別名。裴序，差次也。在在，在周所命。狄泉，在今洛陽城內，舊有大倉，西南也。水，尋盟尋平丘之盟。南面，居君位。彪傒，衛大夫。詩大雅，戒王者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自恣。渝，變也。上彌牟，字景伯，凡城有高卑厚薄，溝洫遠邇，財用餼糧之類，皆須預料而審備之。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也。土方，土之方。計期，畢期也。庸，人功也。屬役，屬所役人數。賦丈，付所賦丈尺書。爲成書，帥諸侯之大夫效致也。臨，蒞其事。成命，執之以爲定命也。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咎。晉不失諸侯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定公 十一 日 殖齋

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

可奸也

注：政代天子大夫為政，此即上事。啖助謂重記魏獻子各舒韓簡子名不信原壽過周大夫廣平曰陸禹貢大陸在鉅陸北杜謂絕遠疑為

今河南汲縣有吳澤荒蕪之地舒火而田此并見焚

甯今河南脩武縣范獻子名鞅代魏子去其柏椁以示賤栽設版築宋欲勝薛邾代已受功邾小邦固

示火王專焉高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然固令薛為宋役也。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
夫。仲虺奚仲之後。實相湯。薛宰言先世皆宮王朝。豈
為役于諸侯。幾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之舊為據。彌
年言獻于新為政。未習故事。當歸考之。仲幾又以盟
時所告之神為言。士牟以微于鬼為証。而執之尚書。
說命無啓寵納侮。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天厭周德。
長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口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
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哀三年。長弘殺。六年。高張
奔。○長弘身為王臣。見王室之危。而盡忠以匡衛。此
人臣之義也。而乃云違天不免。是使人臣視其國家
之傾亂。而不為之盡
力乎。此于義尤謬甚。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吳入郢也。

六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

戍周且城胥靡。儋翩子朝餘黨鄭為之。伐周六邑。閻沒晉大夫。戍與城皆以備之。冬。

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辟儋翩之亂也。姑猶周地。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

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

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

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儀栗周邑。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因尹氏復黨儋翩為亂。故

敗之。慶氏守姑猶大夫。黨氏周大夫。

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

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穀城簡城孟皆儋翩之黨。

哀公三年。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

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長弘。時范氏叛。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三十一
日直齋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晉故○弘忠賢橫戮。
化爲碧。殆不誣也。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敬王能終其世。如養弘言。○

子朝之亂。尤甚於頹帶。使非晉。是無周矣。景王毒流。乃嗣。何其酷也。古人有行此而亂弭者。以廢立之賢。不肖著白人人。所謂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者乎。若周秦伯。漢東海王。疆又皆賢明克讓。遭逢國祚方隆。故上下安榮。而名與業俱顯。何可冀哉。被輕以私愛。易置者。又安得以藉口也。

王朝交魯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

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

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

仲子也。薨在二年。明助喪之物。言同軌。以別四夷。同盟。同方岳之盟。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云三月。踰月。度月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尸未葬之通稱。贈死當在未葬。既葬而贈。無及矣。弔生當在哀痛之時。今惠公薨。久而弔。是及矣。十二月祭伯來。非哀。仲子生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秋。武

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得事王之禮。

七年。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

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戎朝而發幣于公卿。凡伯不以賓禮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直齋

晉故○弘忠賢橫戮。化為碧，殆不誣也。

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敬王能終其世，如長弘言。○

子朝之亂，尤甚於頹帶，使非晉，是無周矣。景王毒流，乃嗣，何其酷也。古人有行此而亂弭者，以廢立之賢，不肖者白人人，所謂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者乎。若周秦伯漢東海王，又皆賢明克讓，遭逢國祚方隆，故上下安榮，而名與業俱顯，何可冀哉。被輕以私愛，易置者，又安得以藉口也。

王朝交魯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

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

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

仲子也。薨在二年，明助喪之物，言同軌以別四夷同盟。同方岳之盟，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云三月踰月。度月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尸未葬之通稱，贈死當在未葬。既葬而贈，無及矣。弔生當在哀痛之時，今惠公薨，而弔不及。十二月祭伯來，非哀，仲子生而來贈，故曰豫凶事。

王命也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秋，武

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得事王之禮。

七年，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

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戎朝而發幣于公卿，凡伯不以賓禮

待之。故怒。邀而執之。

桓公四年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五年夏。仍叔之子弱也。來聘魯也。

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

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十五年春。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

服。天子不私求財。車服。上之所以賜。職貢。諸侯有常。

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代王室主婚。與齊襄也。詳文姜之亂。

三年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王崩於桓公十五年三月。閔七年矣。公穀云。遷葬也。

十一年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

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

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

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

之。昌歠。苜蓿。蕭。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嘉。穀。蔡。稻。黍。也。以。象。文。鹽。虎。形。以。象。武。禮。天子三公。主

國待之尊于國君。周公謙之過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葬僖公。夏四月。王

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命。謝賜。

三年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僖公十一年 齊侯來逆共姬

四年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王珠

曰舍車服曰賵加禮于成風也成風若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亂諸侯嫡妾之分何禮乎

八年秋襄王崩冬穆伯如周弔喪

九年春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

月莊叔如周葬襄王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

有禮厚賄之徵召也賄賜也

十年秋劉康公來報聘

成公八年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襄公二十八年冬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

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

之以徵過也徵驗也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一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伯

齊桓公之伯

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蔡今為

河南汝寧府。有上蔡新蔡縣。鄭今為河南鄧州新鄭。汜水縣。鄧今為河南鄧州。楚都鄧。今為湖廣江陵縣。時楚武王偕號稱王。馮陵上國。蔡鄧鄭地與之鄰。故懼而會以謀。自是滅鄧虜蔡服鄭并諸小國。夏文王成王其勢轉熾。二十六年而桓公立於齊。

莊公八年。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

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
日直齋

子糾來奔無常政令無常小白糾襄公庶弟糾為長齊都營丘今山東青州濟南府皆其地

莒今莒州近齊鮑叔牙小白傅管夷吾召忽糾傅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

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

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桓公小白

也乾時齊地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南有時水其源

淺旱則乾故名餘見齊襄公之弒鮑叔欲生得管仲

故乘勝進兵魯魯復托辭以誘之管仲射桓公故曰

讎其心快意也生竇魯地堂阜齊地在今山東蒙

陰縣境舊有夷吾亭穉解其縛高傒齊卿字敬

仲鮑叔以管仲治理之才多于敬仲可使相國

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

盟故也譚今為山東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餘見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

遂而戍之北杏齊地遂後國今

及齊平也柯齊地今山東東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

于宋而還冬會于鄆宋服故也齊脩伯業故假王命

成平也鄆衛地今屬山東濮州

復國今河南歸德州及直隸徐州

皆介南北之衝

春秋左傳卷之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故齊桓創伯。即於宋首事。其制而撫之者。勤矣。晉文
晉悼。其業皆自宋始。至天下分爲南北。而彭城遂爲
南朝重鎮。安史之亂。張許據睢陽以遮
蔽江淮。其地誠古今要害之區也哉。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邾。鄭人
聞之而侵宋。邾。附庸。屬宋而叛。齊桓爲之伐邾。鄭未服。因侵宋。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
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櫟。鄭邑。入櫟。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幽。宋地。時盟者凡九國。鄭在南北之交。與宋同。皆周伯者所必爭也。然宋固事中國。而鄭反覆二伯。間幾終春秋世。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詹。鄭卿。鄭○夏。遂因氏
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氏

遂之疆宗。殲。盡也。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
奔齊。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餘見田氏傾齊。

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陳亂而齊納敬仲。鄭伯前納成于楚。

○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召伯廖。王皆二心于齊。今始服也。

二十八年夏。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
側。而振萬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
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桓公二十八年夏
御人以告子元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鬪御彊

鬪梧耿之不比。為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眾車入

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

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

有烏，乃止。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也。子元。文王弟。欲

自稱未亡人。御人。夫人之侍人。蒙。總事也。桔柣。鄭遠

郊之門。旆。軍前大旗。駁。拒後也。子元分軍為二。自與

三子為前軍。鬪班等三子為後軍。純門。鄭外郭門。達

市。國內方九軌。道上之市。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

以閒暇。既不閉。出兵而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

不敢進。而救適至。遂遁。謀。開也。幕。空。故有烏

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

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菟為令尹。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處。王宮。淫。偪甚矣。射師。名

滅之。為縣。今河南南陽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鬪

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毀滅紓。解也。子文賢而相楚

故桓卒。不能勝。○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水

歷齊魯界。在魯稱魯濟。燕。北燕。召公封國。今京

師。山戎與古孤竹俱國。今永平府地。逼燕通齊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小穀。今山東東阿

感齊桓之德。故。○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梁丘。今山

東金鄉。○八

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立閔公。子般。莊氏。魯大夫家。共仲。公子慶父也。賊弒也。詳見三桓弱公室。

閔公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邢。今為北直隸邢臺縣。敬仲以戎狄為豺狼。諸夏為親暱。宴安為酖毒。詩。小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鄰國有急。相戒命者。○冬。齊

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

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秋。字。仲孫。四者。

霸王所用。故以器為喻。重固。安也。攜貳。疑也。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哀姜

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卜大夫名。齋。宮中小門。

謂之闈。內奔曰遜。邾。小國。今山。東鄒縣。夷。魯地。詳見三桓弱公室。○冬十二月。狄人

伐衛。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

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

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共及滕衛別邑廬舍也曹衛下邑

使先立門戶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錦之熟

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兩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

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深言桓公

恤難之周

僖公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

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狄復病邢桓

有夷儀城無私軍令嚴整故也○秋楚人伐鄭鄭即

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犂即檉宋地在今河南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楚丘

在今北直隸滑縣有廢衛南縣其地○秋盟于貫

君死國滅故言封諸侯既會而魯後至

服江黃也貫宋地江今為河南確山縣黃今河南

故為合○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鬬章楚大夫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

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

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陽穀齊地今山東陽穀

黃于此因楚侵鄭桓謀伐之以公不與會使齊侯與

來尋盟友往蒞之孔叔鄭大夫勤勤恤其患齊侯與

齊侯與

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蓋池在苑中。竊謂因此伐蔡。非也。蔡自被虜以後。計已服屬于楚。不與中國會盟。畧無畏桓之心。故桓因而治之。豈專以一婦人故哉。傳蓋失其意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

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

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

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

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

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

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黼、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

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桓公君臣謀楚已久至此

楚使言二國去遠，雖馬牛風亦不相及。今以何事至此。蓋醜詆之辭。召康公周大保與也。仲言自先世受

王命，得征討四國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伯。河

海東西之極。穆陵楚之邊。無隸在遼西。賜履而以此

命之者，欲其踐履之廣如此也。包裹束茅青茅有刺

三春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昭王成王之孫南巡

至楚，楚膠其舟。至漢而溺。故以二事為楚罪。而猶婉

其詞。楚服小拒大。言水濱亦嫚詞。故復進師。完來納

款。故退師以示禮。陘召陵皆楚地。今河南鄆城縣

有召陵城。陘在召陵南。舊有陘亭。乘其載也。桓言諸

侯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好。然其先實邈矣。亦柔來之

意。孤寡不穀諸侯謙稱。方城山在河南南潁州東

北。漢水源自今陝西漢中。至荊門州東境。下流與

沔水入江。完言此見其山河險固。完進退以禮。而

應對皆中機宜。遣使如此。國有人哉。桓服楚謀歸

道。轅濤塗陳大夫申侯鄭大夫國病有供給之費。故

東夷鄭。昔徐夷也。觀兵以示威。扉草屨虎牢鄭邑。

今河南汜水縣不忠。誤軍道也。諸侯命有三等。公為

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衮衣公服。加二等也。

今許以男用侯禮。加一等。故曰禮。陳服罪。故歸濤塗。

戴伯名茲。叔牙之子。

五年夏，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陳轅宣仲

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

直齋

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潛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首止。衛地。今河南陳留縣境。舊有首鄉。惠王以惠后故。將廢。

犬子。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犬子以定其位。濤塗申侯俱從其君于會。故得勸之城。而復為之請。宣仲。濤塗字。○申侯前既反而傾之。復不虞其陷已也。狡而實愚也。已。○周公宰孔。王恨齊侯定犬子。故使鄭伯叛齊。時唯晉楚為齊敵國。故以安鄭。鄭伯因拒諫而逃。親黨援也。

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新密。即新城。今河南密縣。鄭畏諸侯之討。不侯時而速城。以禦敵。諸侯因楚圍許。即解鄭圍。以救之。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若歸楚。縛手于後。惟見其面。以璧為質。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武城。楚地。今河南信陽縣東北。有武城。逢伯。楚大夫。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狡。除凶之禮。○按論語。微子去之。是先紂滅而遠蹈矣。武王既克商。微子何用過。自毀辱以迎之乎。果爾。則武王何不即封之。後武庚既誅。而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伯之亂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伯之卒

封之宋耶。皆非事理。故鄱陽鄒氏亦深辨其誣。史記禮記與此傳皆沿而襲之。蔡氏書傳亦不察此。踈矣。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

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審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伯之卒

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犬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前圍未服而解，故再伐。說以逃盟之罪歸申侯姊妹之子為出，蓋楚甥也。疵瑕，咎釁也。求多以禮義大責望之。小國必政狹法峻，弗可改。嘆其當也。審母，魯地在。今山東魚臺縣。舊有泥母亭。謀所以服之。仲云：服人心者莫如禮，故以招攜，感人心者莫如德。故以懷遠。攜，離也。脩禮，脩朝聘之禮。令諸侯以其方貢所產物于天子。諸官司

受之而歸。三氏，鄭大夫內臣。封內之臣，鄭子華以國叛於齊。桓公欲因釁圖鄭，而管仲備言其必不可。奸犯也。命君命時，時事姦邪也。私也。揔，將領也。唯德可以示後，用子華是列姦而不德，必德刑禮義可記。而後會盟足恃。子華以奸人列位而記之，是自廢其盟。若以不可記而諱之，則德衰。蓋德盛者作必可記。且不許，鄭必感德而服。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介，因也。卒皆如仲言。

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洮，曹地。

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

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

葵丘在河南考城縣東。尋尋尊之比。二王後有事祭也。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八十曰老。桓年未及。稱老以優之。使無下拜。桓言君天也。其威無適不臨。近在顏面。不可不懼。八寸曰咫。墮越顛墜。以越分。魂撓也。竟拜堂下。受胙堂上。晉侯欲求會葵丘。故孔止之。料齊將及亂。而復戒獻公以自靖其國。可謂明矣。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

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

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齊隰斂帥師會秦師，納晉惠

公。次，喪寢高梁，晉地在。今山西臨汾縣境。詳見晉驪姬之亂。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斂，立晉侯。詳見

驪姬之亂

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

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召戎欲因以篡位。餘詳見子帶之亂。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

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夏，楚滅黃。桓業將衰。○冬，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勿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翼戴之謀多出于仲，故因其來厚禮之。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節時也。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伯舅之使，故曰舅氏。督正也。謂功勲美德正而不可忘。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以職尊之。管子不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詩大雅：愷樂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故世祀也。○竊謂禮之後不顯于齊，而云世祀者，想以功德世祀。如董安子之祀，如諸葛武侯。

于蜀人也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詳見王朝。夏會于

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

齊仲孫湫致之。鹹，衛地。今北直隸開州有鹹。或謂淮南北之夷。杞，今為河南杞縣。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也。

緣陵，杞邑。杞迫于淮夷，故城之以定其遷。關，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

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

于婁林，徐恃救也。徐國，南直隸泗州有徐城。牡丘，齊地。山東東昌府城東北有牡丘。匡，

衛邑北直隸長垣縣有匡城厲楚與國湖廣隨州境舊有厲村婁林徐池南直隸虹縣北舊有婁亭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王以戎難告

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冬十一

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畧也

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淮河源自今泗州龜山北流淮安府界東入海鄆國今山東嶧縣鄆為淮夷所病故謀之役人遇厲氣不堪又駐故作妖言然齊亂亦兆矣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

國咎繇之後都六安州○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古稱齊地

今為直隸六安州沃衍負海之饒仲用以伯讀管子國語其所以治齊者皆變古聖法而為之至其兵威所至無不靡從雖

由扶義以動而畧亦宏矣持楚國方強而子文適相故姪薄伐焉而徒問其細使之受盟斯止其亦審于勢哉及陳德禮之訓桓子華之請誠雋乎其言也為伯者倡而名繼三王良以是夫而齊不為之置後與

鮑氏俱顯何耶

宋襄公圖伯

僖公八年冬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

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

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茲父襄公名目夷其庶兄字子魚不順亂

嫡庶之分也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小童蒙幼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

齊辛

齊辛

齊辛

伯子冬。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十五年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齊桓公伐宋。曹與焉。故也。○桓

尚在而伐曹。不忌桓也。時已有代桓之心矣。然苟有伯者之畧。弃怨以明德于天下。夫豈不可。而必怨焉。是討是離其心而去之矣。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也。周内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

凶。馬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

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

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為石。六鷁遇

迅風而退飛。祥。吉凶之先見者。內史中大夫叔與。其字。言陰陽順逆。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

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譏襄公不脩人事。而徒問物變。且以已對。嫌于宜露

故更正言以諱之焉。鷁。水鳥。或作鷁。雄相視則孕。或云雄鳴上風。雌承下風。亦孕。世多繪形舟前。為飾

十七年冬。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

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孝公。桓公所屬之宋公者。詳見桓公五子

立爭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

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楚以其金利故也。○夏五月。宋

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靡。齊地。

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睢水在河南陳留縣東北經睢州達寧陵縣時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用殺之以為牲其公屬虐子魚憂之六畜亡國邢衛祀薄德謂其禮不若古聖王淫鬼非周社也得死得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崇崇侯虎因壘不益備也詩犬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以服

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二十年冬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

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

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昭公二十一年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鹿上宋地在

境舊有原鹿縣。孟宋地薄關。

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

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

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

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

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

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

致志。鼓儵可也。代鄭楚必救之。故曰禍大司馬固莊

云天弃言違天。天必不宥。泓水名。司馬子魚也。門官

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二毛謂髮有二色。以阻隘乘之以制勝也。子魚言楚本勅敵乘其隘而不列。猶懼不勝。胡考元老也。言明設刑罰以恥不果。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三 三 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本期刊交殺設傷而未死尚能害已何可勿重若妄有
愛惜不如服而不戰則殺傷自無利乘其便也兵以
鼓進金鉦也鳴之以節鼓聲宣也
宣倡士卒之勇氣僬僬巖未整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緡宋地今山東金鄉縣有緡城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創死如子魚盧子成公王臣立

二十四年秋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

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

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

宋公有加禮也武子鄭卿有事祭宗廟也尊之故賜

鄭能尊 ○宋襄矯誣小慧妄慕大名無足論者子魚

先代 ○才非管仲而伐崇之喻識則遠矣然豈襄

公之所能及哉且齊晉俱大國而稍遠于楚故圖回

數年一出而能與楚競宋既國小而密邇楚境將畏

偏之不暇而安能以布其謀猷乎使戰泓而勝

既亦不旋踵矣非文王之至德曷足以勝之

晉文公之伯附襄公繼伯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

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

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成得臣字子玉焦夷陳二邑

今河南直隸毫縣有廢譙縣廢城父縣頓近陳小國今河南商水縣城之以偏陳叔伯遠呂臣字以子玉不任令尹子文言將矜功為亂不可不賞○子玉非文公敵也故卒以楚敗且慮其為亂而舉豈任人之體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

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重耳。重耳敢不拜。

重耳，文公名。難由驪姬事，見十卷。蒲，其治邑。今山西蒲縣。以恃君

命而得祿，以聚眾，故順命而奔，時從者猶有狐毛、賈佗，而止言五人者，或有後先，故逸之也。唐咎如，赤狄之別種。隗姓，就木死而棺也。五鹿，衛地。今北直隸大名府東有五鹿墟，塊為土，得國之祥。時齊桓既與

秦納惠公。不欲復納重耳。猶忌其賢。以計縻之。至桓公卒。孝公立。諸侯皆叛。晉又去。恐孝公怒。故從者密謀欲行。而姜殺聞者以滅口。復醉遣之。公子殊無去志也。姜氏即公所妻者。其明智過人。駢脅并肋也。薄迫也。倍負羈。曹大夫以相。用以相國也。自貳自別異也。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壁。餼中。公子庶。故返壁也。時宋襄獨厚遺之。叔詹鄭卿啓開也。公子母狐姬。故曰姬出離。懼也。三士。據國語。狐偃趙衰賈佗皆相才。楚成知公子賢。故享而問何報。以觀其志。三十里爲一舍。命止師之命。弭弓未無緣者。素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著也。欲與楚爭。衡決勝成。伯業子玉畏其志大。請殺之。楚子以天意所鍾。弗許。廣志廣儉。體儉晉侯指惠公。秦近晉。送使納之。而秦亦知其將伯矣。懷嬴子圉妻也。以注水於盤。中沃手曰盟。既已。揮卻也。以黷姓故。羸不喻。怒懼懼。所文儀度文辭。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以喻秦。六月詩。小雅。稱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匡王國也。稽首見天子禮。故伯降而辭。諸臣從亡。忠勤至矣。而獨於懷嬴事。乃陷其君於瀆倫焉。國語載懷嬴之納。文公欲辭之。而胥臣子餘皆勸之。使娶。豈所謂將順其美者耶。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

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

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實臨之。因後壁。以質信於神。二月丁未。朝于武宮。

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王使簡

師父告于晉。使左馭父告于秦。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

俘之也。乃出其民。子犯以勤王為伯業之始。晉文侯

文公猶疑參之以卜筮。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自謂已當之。故言不堪。偃以今之周王自高。帝兆非公也。乾下離

上。大有。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二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

而協吉。更摠言二卦之義。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

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此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故其象同。辭泰師使還。獨納

王。順流曰下。王德普除大叔。既行享禮。復設醴酒。又加幣帛。以助歡。宥。助也。隧。一云掘地。通道。王之葬禮。

一作遂。王畿有六遂。天子六軍之制。未詳。四邑。先與鄭。復歸。今賜晉。在晉山南河北。故為南陽。今河南

脩武縣有南陽城。倉葛。陽樊人。出民。推取其土。蓋晉

都絳。大行山西。黃河東。今山西平陽大原等府皆其地。自獻公啓土。多在西北。得周賜邑。而轉南矣。

○秋。秦晉伐郟。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

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

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

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秦都

楚界上小國都商密漢為丹水縣後廢鬬克申公子儀名屈禦寇息公子邊名因秦晉伐郟戍以衛之析

楚邑近商密今為河南內鄉縣隈隱蔽之處二子戍商密實屯兵于析以為之援秦以計係縛輿人詐

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時傅成使商密不知囚非析人復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若二子

已從之而盟故商密懼降秦○冬晉侯圍原命三日既降而析戍亦敗二子被囚

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

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

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

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伯貫周守原大

夫冀晉邑今山西河津縣有冀亭古國狐溱狐毛子勃鞞披也從從亡徑餒途中饑也言衰廉且仁不

忘君○衰之賢素矣乃咨之寺人柳子故有議焉

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

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時魯兩被齊兵故使二臣乞師報之言其

不臣于周可以此罪伐之○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豈能臣者而使之伐之也

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

以楚師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戍之。

戍之以偏齊。詳見齊桓公

五子爭立

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蔞。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蔞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為右。

楚前伐宋。猶不服。將復圍之。而治兵。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欲委重于子玉。故畧其事。皆賀。賀子玉堪其任。蔞賈。字伯贏。孫叔敖父。靖國。述前子文。谷伯叔之言。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言其才止能將此。過則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以衆敗而不能入國。睽。為。皆楚邑。晉因宋告急。先軫
決策救之。偃謀攻楚。所愛。則宋圍自解。於是蒐兵。選
將。得卻縠於趙衰。衰之論。將誠善。宜為世法。春蒐禮
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二軍。備大國之制。夏書。益稷。奠
賦。取試用庸。功也。尚書。賦。作敷。試作庶。狐毛。偃。兄。樂
枝。謚貞子。樂賓之孫。林父。謚桓子。魏犢。謚武子。御。戎
車之御。右車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文公謀伯。教民以戰。子犯又慎其所以示

之者三。謂民無義。則苟生而無以自固。故以義利民。而民懷其生。無信。則不知其所以為用。而交詐以相傾。故信明而民無多求。自重其言。無禮。則民慢上。故蒐以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之官。以正其等。皆以文德教民。而非專競武力。故伯業一舉而成。宣明也。易。貿易也。明徵。明白可徵也。執。主秩。爵秩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楚人救衛。不克。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

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

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

出出入入三觀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
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王自為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
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
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
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
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

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
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

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

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

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筏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

僑先歸上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

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計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

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八年 晉楚成敗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曹衛前既無禮復借即楚

故用狐偃謀伐之以救齊宋時衛國

今河南衛輝

衛南故假道既從汲縣南渡出衛南而東侵因回軍

升故曰上德斂孟襄牛皆衛地時衛文公已卒今其

子成公晉追前怨不使與盟時晉強楚不能救門攻

其門尸陳其尸舍墓若將發塚者故曹懼軒大夫車

言其濫爵弃賢故責其功狀報施報殮壁之施擊墳

有從亡之勞故怒其不圖而焚僖氏焚也距躍直

跳曲踊橫跳百陌同又道也蓋躍踊之度約有陌許

者三門尹般宋大夫晉既伐曹衛而宋圍猶未解故

復告急公欲與楚戰以秦齊未從則助晉者寡軫謀

使宋略二國以求救假藉之為宋請又激楚使不許

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不可告必自戰公從焉

楚子雅知其必伯故使其臣過之公亡時年十七至

此年四十矣害謂世難也三言皆兵書名當無過求

也伯禁越椒字閒也塞也讒慝若呂臣薦賈之言楚

子還申遣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

有官兵若敖楚武王祖父子王祖也六卒子王宗

之兵六百人蓋不悉帥以益之然不更召之反而乃

少與之師誠失計矣子王知其君意故使使兩解而

歸以釋宋圍一德與晉侯以復衛封曹二功歸已故

子犯以僭上無禮可急擊先軫以定國為禮不可與

爭然許其請則德自楚出晉為無權不許則弃宋而

三怨皆集故私復曹衛拘執其使皆奪其德而措之

使怨且激之怒以進其兵彼進而我則退以報其贈

送之惠實三舍之言凡皆居敵于曲而自居於直子

王墮其計中追晉不止晉帥宋齊秦之師與之遇携

之二之也亢蔽也宋為楚之仇救宋謂蔽其仇素鮑

直氣盈飽有素也國歸父崔天齊大夫小子勅秦穆

公子城濮衛地鄆在陵險阻名公恐衆畏險故聽其

歌誦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

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以衆不直已疑焉故子

犯究勝負之致以決之公猶懷楚惠樂枝以滅諸姬

為大耻小惠為不足懷又以夢凶為懼子犯權解為

吉其君臣詳慎如此漢陽漢水之北盡盡滅也監盡

同捧持而毀損之也晉侯仰故得天楚子俯故伏罪

腦氣和煦物近之柔因審見事空皆曲以果其志關

水火

左傳屬事

卷之二

二十六

臣死齊

曹衛前既無禮復借即楚

勃楚大夫以戰為戲輕民命也晉使戒敬其事命止
命詰朝平旦也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鞮
在宵曰鞠在腹曰鞞在後曰鞬言駕乘脩備有莘故
國名公望其師有禮戰志益決觀子王請戰之詞
與樂枝之對晉侯之觀兵勝負已別子西鬪宜申
子上鬪勃子王既輕晉而晉尤多設權譎務期必勝
以陳蔡師弱馬畏虎故蒙其皮先犯之所謂攻取也
本屬右故奔而右小旆大旗建大旆而退使若大將
稍却又曳柴起塵可為衆走以誘楚師逐已公族之
兵屬中軍以之橫擊則其陣亂復以上軍張二翼夾
攻之故左亦潰唯子王猶能全其所將之卒館舍也
晉食楚軍三日之義襄王聞晉戰勝乃自往勞之故
為之作宮鄉役戰之前致致之來子人氏九其名踐
土衡雍皆鄭地今河南榮澤縣有衡雍故城踐土
臺以敵王愾故獻俘則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卒傅相
也以周平王享晉侯仇之禮享晉侯享醴宥解見
本事內前以築書命晉侯為伯周禮九命作伯尹氏
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與父大夫也二官命之以寵晉
大輅金輅祭祀所求其服自王公以下各有等而侯
伯則鷩冕七章周禮王公衮冕九章一曰龍二曰山

三曰華虫四曰火五曰宗彝績于衣六曰藻七曰粉
八曰黼九曰黻繡之於裳侯伯七章自華虫以下戎
賂戎車兵事所乘其服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鳥形赤弓旅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
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桓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也
中尊也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
伯始受此命越遠也有惡于王者糾而遠之晉侯從
來至去凡三觀王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攝君
事也王庭踐土宮之庭傳謂盟合信義以文德勝楚
弁冠也有皮弁弁疑此爵弁也纓冠系纓王分
飾纓赤王孟諸宋數澤水草之交曰纓大心子王子
子西子王族子王剛愎故因榮黃而諫季榮黃字齊
師謂得神佑可以勝晉不勤民謂其惜所寶而忤神
以殘民也王言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征而死何以見
其父老孫伯大心字二子谷言欲令往就君戮至連
穀王無赦命故自殺可知公喜見顏色也言呂臣唯
使其身圖呂臣能知子王之不堪而不為文公所
忌豈識優而才弱者乎以叔武受盟故歸衛侯衛
侯有疑叔武心故先入叔武喜倉皇出迎前驅探君
意射殺之咺奔晉懇其事詳見甯武子弭晉難風馬

牛因風而走。大旆，大將之旗。通帛曰旆。祁瞞，掌此二事而失之。為奸命攝權代也。愷，樂也。軍勝，奏凱而歸。授數也。獻楚俘于廟，徵召也。二罪，顛頡。祁瞞舟之。冬，僞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愛惠。四方安靖。

會于温。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

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刑鍼莊子。謂

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

職納橐餕焉。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

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

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

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

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

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

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乘

威復合諸侯。召王出狩，以諸侯見。展臣子之禮，不服。謂衛許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

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而三子詞屈，故囚衛侯。甯俞忠慮，專親其飲食，以橐乘餕而納焉。職，專也。夫

子以召王意雖美而不合道，故云不可為訓。使若天

王自狩，并隱其闕，以明晉之德。河陽，晉地。今河南

孟縣有河陽城。豎，小臣名。侯孺，筮史。晉掌卜筮之史。解釋也。使以釋曹為言，異姓，邢衛振鐸、曹始。封君前衛侯歸，以殺叔武更執，故云不偕復。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愁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

可也翟泉今洛陽城內舊有大倉西南池水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

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

伯子男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

鄭虞也夏狄侵齊齊國○晉侯使醫行酖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

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文公恐衛侯深罪不至死

衛侯食故得賂醫薄酖雙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

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無禮於出亡時餘見秦穆公霸西戎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

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濟水出陶丘至汶上縣同汶水入海一名大清河曹濟之西魯

濟之東重館在山東魚臺縣境舊有重鄉城前討曹分其地而界未定至是乃實賜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

始通○冬晉文公卒○晉文行師動崇禮信魏迹齊桓而太子以正譎分之其殆

專指戰楚一事乎使其捐曹衛之怨一以緩懷為德幾於王矣而惜其病此也既勝而諸侯麋從強楚縮

焉而不敢競與桓異焉以子土死而代之者不克以抗衡故爾噫當分裂雲擾之際必皆雄俊乃能分峙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晉侯使醫行酖衛侯

稍劣不敵焉。覆亡隨之矣。而况能遠務。○以下附襄外畧哉。若呂臣。其蓋審勢而自守者與。○公繼伯

三十三年冬。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

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

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

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

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

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

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

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子上。鬬勃字。陳。今

為許川。介于二伯。與蔡鄭同。故爭之。餘見鄭穆公之

立。泚。水。一名渚。水源出。今河南魯山縣。流至葉縣

入。沙河。蓋迎水而軍。兵家所忌。此兩軍夾水。莫能先

渡。故患相持不決。乃使云。文以綏柔為德。因其順而

犯之。非德也。武以克難為勇。畏其強而避之。非勇也。

若欲戰而不退舍。使之得涉。或半涉。或未成。陳而擊

之。皆恃此二義。處父料楚必不敢涉。必退舍。楚退而

晉涉。亦如大孫伯所慮。故誘使稍却。因誣以遁去而

歸。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事。見楚成王之弒。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

使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

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

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衛大夫匡本衛邑為鄭所取故伐之縣訾地闕祥小其食邑今北直隸開州有戚城陳以見伐求和道厚越國而相與謀疆正其疆○伐晉非謀之善乃以古美之然非越國而謀之非所以為謀者非也

二年春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

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

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

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厭猶臨也晉使大夫盟公為非禮而

公受其辱故立文為以尊臨之者復為之諱垂隴今河南滎陽縣東舊有隴城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

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為辭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沈今河南汝陽縣有平輿故城其國潰如水

之潰放不可止逃如匹夫脫身逃竄也○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冬晉

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

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

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

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菁莪詩小雅取其既

見君子樂且有儀降階登成俱還上成拜禮嘉樂詩大雅取其顯顯今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

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拜謝歸孔達會正

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文子名行父

求喪禮其人從者難難卒得所謂三思而行者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

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鄭

邑在今河南原武縣境舊有扈亭晉侯靈公也書

除之若不與也○冬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曰衛不睦故取

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復書曰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

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

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卻缺晉卿

時將中軍缺欲盾以德綏諸侯復書禹謨人有善則

戒喻而休美之有罪則董督而威懼之德禮謂以德

行其禮。賞罰有章。禮也。為善者競。勸。斯皆樂而歌之。來遠之道也。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

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前孔達伐鄭。不能復匡。盾因卻缺言。始令鄭歸

之。并歸以元年所取戚田。公壻。楚地名。此人因地為氏。池其名。疑本楚人奔晉。晉取鄭地以封之。既令鄭

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亦宜歸。故 ○晉人以扈

盡其竟致之。以故盾能相幼君主盟。 ○晉人以扈

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討公後平。世稱桓文。一耳。而實異焉。桓公兩定周報。猶復也。○難。封衛。存邢。杞。平魯。晉之亂。南伐楚。北

伐山戎。威德幾通海宇矣。晉文僅勝楚。扶襄。較未能當其半也。然桓身死。國亂。不復振。晉主夏盟者百餘

年。固其亂。祚有異。亦由托國建嗣之攸。攸也。哉。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二終

